

「室小聚氣」別解



如是我見
高聲

「室小聚氣」是風水師的說法，他們認為人晚上用來睡覺的臥室不宜太大，太大不聚氣，容易傷身，甚至能造成家庭

不睦。人是有能量的，這股能量就是包裹在人周身的「氣」，房子小，有利於氣場能量的聚集，臥室太大，則容易致氣場消散，氣散則人衰。還有風水師從宇宙講到太陽系，從粒子講到黑洞，從氣場講到天人感應，以此說明室小聚氣的道理。我始終無法理解這些講解，直到我有一次到外地出差，才忽然有了自己的感悟。

數年前那次出差，我們一行人被安排住進當地一家很有名的賓館，晚上就寢時我才注意到臥室很大，大概有四五十平方米，而床榻則別出心裁地放在房間中央，床的四周掛了一道帷幔，夜裏躺下後，我久久未能入睡，看着被空調吹得幢幢晃動的帷幔，想到帷幔之外還有偌大的空間，我心中不免發慌，心想如果房間小一點，床能靠牆居角豈不更好？彼時我想到了「室小聚氣」一說，感到所謂「室小聚氣」其實就是小的房間更會給人帶來安全感，這應該屬於人的本能。

人有很多行為是本能的體現，人的本能是與生俱來、不需要學習而具備的，對安全的追求是人的最大本能，是人類祖先用生命的教訓寫入基因代代相傳的。人是從動物演化過來的，人類祖先在樹上過夜時，想必會盡量選擇高枝，下地生活後，過夜時亦斷定是選擇宜於藏匿、便於防衛、御風保暖、大小適合的洞穴，後來人類會造房子居住了，安全仍然是第一考慮，較小的空間，清楚的視野，堅實的四壁，

更令人產生安全感，心中會更加踏實。人在睡去時是最脆弱的時候，這個時候會格外關注安全因素。

前不久陪親戚去遊覽故宮時，我特意注意了皇帝晚上睡覺的房間，皇帝權力無邊，什麼都追求排場，但睡覺的地方卻很小，和我們臥室面積差不多，皇帝顯然也是出於本能地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我家的孫女兒小時候很喜歡鑽桌底、鑽被窩、鑽衣櫃，我想這應該也是人類基因遺傳中對安全的追求。

其實不獨人類，其他動物對生命的保護、對安全的尋求也是寫進基因的，我曾在手機上見過一個視頻，一個遊客帶着自己的愛犬去逛動物園，這隻狗未曾見過牛和老虎，當見到牛時，犬狂吠不止、躍躍欲試，而見到老虎時，則蹣跚主人，夾起尾巴，逃之夭夭。

有資料講，當年東北獵人帶獵犬進森林打獵，當獵犬四肢打顫、不聽召喚、六神無主時，必然是嗅到老虎的大小便氣味。犬雖未見過牛，但牠們的祖先通過基因告訴牠，牛可獵而食之；犬雖未見過老虎的厲害，但牠的祖先卻見識過，並把這種見識寫進遺傳密碼，使牠們的後代對老虎等天敵的懼怕成為本能。人作為高等動物，雖然可以利用理智控制行為，但如果和祖先遺傳給我們的維護生命安全的本能相違背，就會讓我們本能地心生恐懼。

故此所謂「室小聚氣」，實則是「室小壯膽」，是人類遺傳基因中對生命安全的追求。人在清醒時，無論處在什麼環境均可隨機應變，而睡去後，人便失去了防護能力，所以一定要尋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風水師不能對人的這一行為作出科學的解釋，便編造出了種種很玄的說法，實在有些荒謬。

水



准風物談
胡竹峰

水是茶之母，好茶須用好水，不然，縱有好茶也不得入味。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說，茶性發於水，八分茶遇十分水，茶也十分；八分水泡十分茶，茶只八分。陸羽品鑒說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寄身城裏，不要說山水，井水也遠想不可得。

老家是山區，溝澗常有好泉。水晶瑩不可藏物，順勢而流，自成清溪。人緣溪徐行，水底沙石清晰可見，魚紋蝦鬚歷歷在目。水清涼潤潔，觸手有冷意，遽然一驚，鄉人日常起居皆倚此山水。

村下一泉口，水質清潤，用來泡茶，甘滑無比。四方之水，鮮有匹敵者。想來閱老子當年所用之惠泉也不過如此，可惜我鄉偏僻，無人賞鑒耳。

水貴活，存得過久，水性僵了，入嘴硬一些。剛汲取的山泉，歸家後即來燒用，不可燒老，沸開後微微起紋即可。

《紅樓夢》中妙玉給賈母泡茶，用舊年存下的雨水。後來寶玉、黛玉、寶釵幾位在妙玉耳房喝茶，又換成了梅花上的雪水。妙玉收梅花上的積雪，共得了那鬼臉青的花甕一甕，埋在地下五年。古人說，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絕佳。此番藏水法，怕是傳奇之言。雪水埋在地下五年，恐成臭物一窟了。

蘇東坡說，下雨天，將缸、甕放在院子裏，承接雨水，甘滑無比，可用來澆茶煮藥。李時珍也以為春雨養人，好水是百藥之王。後人又引申說，以黃梅雨最佳，美而有益，出梅後便劣，雷雨最毒，令人霍亂，秋雨冬雨，與人有害，雪水尤不適宜。



庭院置器血接雨，已不常見。

古人取水法，庭院置器血接雨，再裝缸，然後將土灶心的乾土，趁熱放入水底，如此收存一個月後方可飲用。竟陵派的鍾惺也收天雨，將一大匹白布四角吊起，以石塊壓中央。雨落在白布上，自最低處漏下，接滿一缸，再續一缸，白布封口收存。如此靜置一年，就成了「舊年鐫的雨水」。《金陵物產風土志》裏說，雨水比泉水輕，比江水乾淨，放炭火入缸裏淬之，再換乾淨的缸甕，留待三年，那水格外芳甘清冽。

據說雨水清涼，雪水輕浮。雨水沒嘗過，不知究竟，雪水吃過一次。二十年前大雪，仿賈寶玉《冬夜即事》裏說的，掃將新雪及時烹，去深山坳處樹枝上收得幾捧雪回來開燒水。可惜渾濁不堪，遠不如清泉井水清冽剔透，望之狐疑，哪敢用來泡茶。只得將雪水沉過一夜才敢飲用，水是滾的，卻有涼意，不是口感的冰涼，而是說水質的火氣消退淨了，入喉如涼性之物。說雪水有輕浮的口感，也貼切，但更多是空靈，有「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的況味。

掃雪烹茶到底是小說家言。喝茶的水最好還是山泉水。故鄉山林茂密處，隨意取水，泡綠茶大佳，湯色澄澈通透，有鮮氣。



人生在線
楊不秋

最近偶然讀到作家李舒的一篇小文，《唐魯孫的火車餐》。文中細數了幾位民國文人在火車上就餐的軼事：青年周作人買到了假冒的兔肉，然後摔出車窗外；與哥哥反目之後的周作人走進餐車，大派頭吃了西洋大菜；老饕唐魯孫喜歡在德州月台買扒雞，可也難免德州小販「變戲法」，買桃得李；還有和林語堂先生對坐的那位土豪，風捲殘雲般吃掉了幾杯燒酒，雜碎大菜和白菜燒牛肉。作者最後感嘆道：八十多年後，覺得這土豪仍在火車上坐着，只不過食物從白菜燒牛肉變成了速食麵、火腿腸和周黑鴨。

火車餐這個話題，實在很容易勾起回憶。像我的家鄉這樣沒有機場的內陸小城，棲身於鐵路動脈的隴海線沿線，自我有記憶

火車餐的回憶

起，火車一直都是出行的首選交通工具。有關成長的記憶，伴隨着一次次的搭火車的經歷，包括學生時代的寒暑假裏，一年四次的長途火車準時打卡。

在綠皮火車時代，自帶火車餐就像是媽媽提前精心準備的春遊便當一樣讓人充滿期待，哪怕明明知道總也跑不出老三樣的水果、麵包和茶葉蛋，但就是覺得在咣咣鏗鏘的車廂裏，這些在食品袋裏經過密封已然不太光鮮的食物，就着窗外鑽進來的沙塵和風，吃起來格外香。

在橙皮快車現身之後，車廂的茶水爐保證了開水的供應，列車員也不需要手拎大茶壺給乘客加水了。開水沖泡速食麵搭配着榨菜和火腿腸成為火車餐的主打，紅燒牛肉麵和老饕酸菜牛肉麵的味道，讓人現在分分鐘就能想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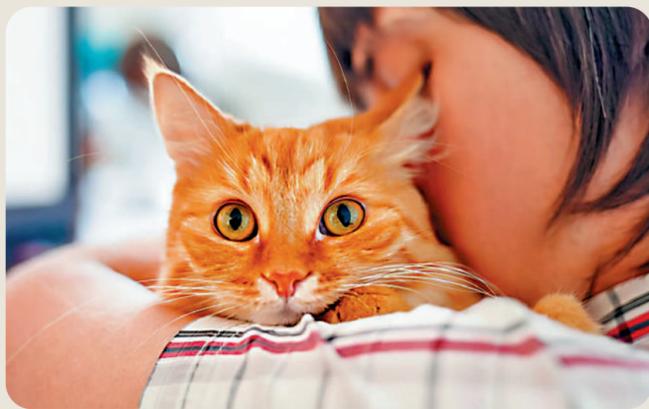
除了自備火車餐，每逢飯點列車員也會推着裝滿盒飯的小餐車，技術高超地穿越無比擁擠、處處都是人的車廂，只是印象中這

樣高價盒飯的味道並非配得上它的價錢。此外，站台上還有流動食品車裝着當地特產，就靠列車停站的時間招攬生意。記得有一次在無錫站買了一盒醬排骨，味道頂級好，是後來再也沒有吃到的美味。

工作之後出差常搭飛機，可我依然喜歡搭火車回家，不需要太費周折輾轉。特別是香港西九龍站開通之後，搭火車回家就更加方便了。現在的高鐵動車，車速快，條件好，列車盒飯的味道也大有改進。不過我還是喜歡自帶的火車餐，酸辣粉，鵪鶉蛋，漢堡包，雞鴨滷味，果脯零食，五花八門，在飛馳的列車上，各自美味。看看周圍鄰座，依然有康師傅，有茶葉蛋，雞鴨鴨翅，還有自家準備的粉果和雞蛋煎餅。

這麼多年，火車一直在提速，大家的火車餐好像也在隨之改變着，但又好像變化也不大。也許很多人都和我一樣，在火車餐裏吃的是回憶的味道，享受着回憶的樂趣。

嗅覺指數



對於貓奴來說，「吸貓」有助減壓。

資料圖片



自由談
吳捷

不久前突然發高烧，一測新冠抗原，兩道槓。心中頓時萬馬奔騰：過去三年半，工作生活如常，還駕車萬餘公里，到處逛吃，彷彿一直有金鐘罩護體，終於在回國探親後破防了。

所以說做人不能得瑟。

「陽」後不知何時，世間各種氣味好像一起說了聲「一，二，三！」然後手拉手，「咚！」躍入深淵，同時消失。因早知「陽」的可能症狀之一是暫時失去嗅覺，所以並不驚訝。村上春樹小說《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裏有個科學怪人，躲在地下岩穴，發明了控制自然界聲音大小的裝置，隨心所欲消除或增加音量。假如可以隨意調控自己的嗅覺，又會如何呢？

假設普通人的嗅覺指數範疇在零到十之間，零為無嗅覺，十為最清晰靈敏。所以一看到貓大搖大擺跨進沙盤，就立即將自己的嗅覺指數調至零。等主子辦完事兒，咱們再好整以暇去鏟屎，不必如過去一樣屏息感眉，匆匆忙忙。經過街邊臭豆腐小攤或超市的榴槤專櫃，轟轟發發鬱鬱菲菲，不喜者可將嗅覺調零，悠然走過。乘地鐵，身邊坐了位搥腳大叔？調零。午餐時間，同事在辦公室用微波爐加熱醃魚？調零。而春秋佳日，觀海行山，將嗅覺指數稍微調高到十一或十二，花的甜、草的清、海的鹹，都比日常所能感受的更鮮明，平常彷彿在看普通電視，如今換作高清……雖然我長得醜，可是我想得美呀。

因為嗅覺與覓食、擇偶等緊密相關，關乎個體和物種的生死存亡，所以動物大腦的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中，最古老的部分是嗅覺皮層。不過人屬於視覺動物，拿到禮物會左看右看，仔細欣賞，不會如貓狗，把頭埋在包裝裏東嗅西嗅。我不知自己何時丟了嗅覺，除了因為心大以外，也因嗅覺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程度遠不如視覺、聽覺、味覺。電影《飲食男女》的開頭，名廚朱師傅失去味覺，就感到生活一潭死水，毫無滋味，看什麼都不順眼，除了那位把魚煎糊了的女鄰居以外。

我們聽到聲音，因為有聲源（發射

端）和聽覺（接收端）。嗅覺同理。發射端（比如鮮花，美食，貓便便）揮發出無數分子，鼻黏膜中的神經末梢感受器收到這些信號，傳給大腦，就形成完整的嗅覺形象。Eric Schlosser寫美國快餐業的《Fast Food Nation》記載，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美國食品工業可以模仿、合成為數眾多的天然氣味。閉上眼睛，明明聞到漢堡牛肉餅香四溢，睜眼一看，面前只有小小一條試劑紙。古人對別人的感覺如何產生作過種種推測。柏拉圖《Timaeus》認為一種元素轉化（如蒸發、昇華）為另一種時，會釋放出氣味。最基本的元素如水、空氣等等沒有氣味，是因水元素、土元素太大，擠不進鼻腔靜脈；空氣元素、火元素太小，鼻腔靜脈留不住它們。這些當年很嚴肅的探討，在我們看來都成了笑話。不過羅素在《Wisdom of the West》論及古希臘哲人對宇宙、人類起源的思考時說，重要的不是他們給出的答案，而是他們所提出的問題。當人開始思索萬物之源時，哲學和科學就萌芽了。

佛教的理想是「六根清淨」，如眼不視色、鼻不嗅香，即除掉所有官能的欲念，雖然看到聞到聽到，卻完全無感，也稱「退六賊」。而嗅覺指數奇高的人，大概只能存在於小說中。《笑傲江湖》裏，令狐冲在梅莊，聞出了丹青密封在木桶中的是吐魯番四蒸四釀葡萄酒。《飛狐外傳》的程靈素，在藥王莊附近贈胡斐一朵小藍花防毒，後來小花枯萎，胡斐卻珍藏懷中，被程靈素嗅到了。想來，如程靈素一樣的使毒之人必須嗅覺靈敏，反應迅速。否則一股甜香飄來，你還以為是朗姆酒，開懷大

嗅，就着了人家的道兒。

人的記憶與氣味有微妙的聯繫。英國作家笛福的《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以小說體記錄一六六五年倫敦大瘟疫。當時人們想防止感染，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含大蒜、吸煙、用醋洗頭髮、噴塗各種藥劑。因此做禮拜時，教堂裏五味雜陳，一個角落是香水味，另一個角落是各種香草味、醋味、芳香劑味和藥味，換個角落能聞到酒味和嗅鹽味。歷史學家 Plagues and Peoples 一九七六年出版《Plagues and Peoples》，寫人類與傳染病如鼠疫、結核、天花共存的歷史，結論很陰鬱：二十世紀以來醫學昌明，國際合作增加，生活和衛生條件改善，人口爆炸，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會以糧食、社會、心理、政治和傳染病等多種形式表現出來。而面對傳染病，知識和技術只能減輕卻永遠無法消除人類的脆弱無助。此書出版當年，非洲發現伊波拉病毒，之後五年，愛滋病成為全球關注的最新傳染病。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嗅覺指數歸零也是一種難忘的記憶。我並無金剛不壞之身，只是如一粒小沙，臥在人類史的汪洋邊，遲早會被影響全人類的巨浪濺濕全身，或裹挾入海。

這種事情想了總會有些壓抑，所以需要貓的陪伴和治癒。每次回國探親，都要與家中的貓分別數月。此刻，我的心已飛到與貓重逢之時：打開家門，牠一定會喵喵大叫迎上來，在我腳邊團團轉，還會弓起背要我撓撓。我把牠攔腰一撓，肚皮朝天抱到面前，將自己的嗅覺指數調高到十五甚至二十，然後把臉埋在牠胸腹的軟毛裏，深深地吸氣——再吸——

「東方故鄉」



市井萬象

「東方故鄉——中華大地百萬人類史」展覽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展覽依託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人類研究所與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二百二十餘件（組）文物，結合各類場景還原和多媒體技術手段，展現近年來中國在古人類學、舊石器考古學和古DNA研究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圖為展出的江南中華乳齒象模型（上）和小種大熊貓模型。

新華社

